

网罗天下



捷克艺术家 Veronika Richterová 通过加热改变塑料瓶的形状,然后通过裁剪赋予它们自然的形态,方式超乎人们的想象。在她的妙手下,一个苏打水瓶子可以变成用“仙人掌”布置的柜子,还可以把它们放置在荒地上以假乱真,或者变成各种各样的开花植物和动物。

2007年,Veronika还创建了“PET艺术”展览馆,收藏了来自76个国家超过3000件PET塑料瓶。她希望唤起公众对回收再创造的热情。



美国女孩 Jillian Owens 擅长给旧衣换新颜,以亲身实践向人们证明:花很少的钱就可以享有时尚,并且这种时尚维护了生态、道德的原则。比如,她能把一件旧的长裙,染上自己喜欢的颜色,再剪掉过长的部分,把多余的花边拆下来当腰带,最后按自己的尺寸重新设计、裁剪、缝制。

在 Jillian 看来,旧衣改造简单易行,能激发人们的创造力,既可以花很少的钱就穿好,又可以减少对环境的破坏。



英国艺术家 Andy Goldsworthy 是一位与自然共舞的大地艺术家,石块、树枝、雪等都能在他手里变成艺术装置,比如锋利尖锐的岩石、几片羽毛或树叶等。取材于自然,创作于自然,展示于自然,是他艺术创作的理念。

自然素材在自然中的“变化”,是理解 Goldsworthy 作品的关键。他不在乎作品的永恒流传,只关注当下的创作过程和体验。每件作品都生发出一种生命哲学,释放着打动人心的力量。

我本草木 极命山川

——记自然摄影师左凌仁

◆冷杉

生死丛林路

滇西北,中缅相交之地,怒江、独龙江像两把利剑从高黎贡山两侧纵向切割,热带亚热带的湿润气候赋予了这片高大山体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用左凌仁的话说,这里是一片“妖孽横行”的丛林秘境。

几年前,影像生物多样性调查所(IBE)曾在这里进行深度调查。调查队伍进入低海拔地区独龙江流域的8天,给左凌仁留下了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段记忆。

连日的大雨,导致泥石流和塌方频发,队伍刚刚到达目的地,后路就被阻断了,没有电、没有信号,整个队伍完全与外界失联。大伙怕亲人挂念,都写了纸条,找一个去探路的当地人带出去,让没参与调查的队友帮忙给家人打电话报平安。

可是6天过去了,消息全无,探路的人一直没有回来。左凌仁和其他队员一样心急如焚,但是作为队长,他知道绝不能在大伙面前表现出焦急的样子。矛盾的情绪在他的心中煎熬,却又无可奈何。

直到第8天,他们终于收到两名先行徒步撤离的队员送回的纸条,原来他们还未走完全程,就发现路上已经发生了30多处塌方,且几天内都很难修进来。见到纸条后,他们与合作单位的人商议决定,当天徒步撤出,车子留在营地。就这样,在与外界失联8天之后,他们终于在那天夜里回到独龙江乡里。

“回想起来,那种动辄就会有生命危险的地方,能够安全出来,值得庆祝。”左凌仁说。很多人觉得自然摄影师扛着长枪大炮,穿梭在杳无人烟的森林,与野生动物为伴,是一份特别酷的职业。但是,却少有人知道每一次野外拍摄都将面对未知危险的挑战。

“庆幸的是,我们目前没有出大的安全问题,但是我个人始终谨记一句话,工作可以拼命,但是绝对不要玩命。没有任何一张照片值得用生命的代价来换取,有生命才意味着更多的机会。”左凌仁说。

回首发现爱

从《华夏地理》的编辑,到野生动物保护学会(WCS)的工作人员,再到IBE的职业自然摄影师,用左凌仁的话说,这是探索“自己真正喜欢什么”的一段路程。

“我一直用‘狗屎运’来形容自己在个人爱好这个事情上的发展线,如果没有这4个人,我不会走今天这条道路。”

左凌仁口中的4个人,分别是《华夏地理》主编李永适,中国野生动物摄影师奚志农,IBE的创始人徐健和摄影师郭亮。李永适让左凌仁负责杂志自然生态版块,这为他打开了自然界的神秘大门,而奚志农则让左凌仁对野性世界沉迷得更深。在左凌仁担任编辑时期,奚志农一直是他想要采访的摄影师,在有了多次合作之后,左凌仁随奚志农到贵州的梵净山拍摄黔金丝猴,从那时起,他便沉溺于野外生活和自然摄影,不可自拔。

左凌仁简介



自然报道作家,自然摄影师,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致力于中国自然保护题材的报道。

随着工作的深入和接触的增多,左凌仁认识了很多自然摄影师,如王放、肖诗白、吴立新、徐健等。2012年年底,徐健和郭亮邀请他加入IBE,一番沟通之后,大家一拍即合,左凌仁成为IBE正式成员。2013年5月,他参与了IBE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南坡的拍摄活动,这是左凌仁第一次参与IBE野外拍摄活动。此后,他又参与了羌塘、黄河源、怒江、四川老君山、珠海海山、山西临汾湿地等项目,做着自己真正喜欢,同时又很有意义的事情。

结合影像与科研

IBE所探索的是一种将影像与科研结合起来的发展模式。左凌仁认为,国外很多自然摄影师的拍摄内容往往有强大的科研支持,他们对拍摄对象的习性、生物节律、栖息环境等十分了解,因此在拍摄上也能直指要点,发现新的信息。

而反观国内,这种野生动物基础行为生态学的研究投入很大,不容易出成果,也很难发论文,往往应者寥寥。由于缺乏学术支持和合作机制,国内自然摄影师也难以利用科研成果进行专题性的深入拍摄。

怒江金丝猴的拍摄则展示了一种未来可探索的模式。2013年,受怒江州林业部门的委托,IBE组织6名专业生物摄影师在当地开展了为期半个月的影像资料拍摄,第一次系统记录了怒江流域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也记录下了宝贵的滇金丝猴的照片。

左凌仁说,没有当地林业局和护林员的长期研究和监测支持,我们不可能明确知道金丝猴的活动区域和习性,也不可能从莽莽大山中找到猴子。

但是在国内,类似这样合作的成功案例并不多见。即使有信息,势单力薄的自然摄影师也很难获得支持。

左凌仁觉得,经过数年来诸多项目的拍摄积累,民间摄影师也会发现物种新的分布地,甚至发现新的物种。这几年,他正

在进行一些尝试,用拍摄物种的地理信息,建立相应的地理信息库,至于具体怎样和科学研究相结合,目前还在摸索之中。

在左凌仁看来,摄影也可以反作用于科学研究,促成公众对一些物种的关注并形成保护的观念,甚至行动。

做一名旁观者

看左凌仁的摄影作品,有一种“静谧的,远望过去”的感觉,圈内朋友称之为“左氏风格”。

“我喜欢远远地感觉,因为我并不觉得人和野生动物靠得太近是件好事,而更喜欢作为一名旁观者,远远地看着他们,呈现动物的本真状态。”这种色彩鲜明的禅定画面,体现了左凌仁对野生动物的敬畏之心。

虽然左凌仁认为自己性格比较沉闷,不太会跟人打交道,但是每一次拍摄,无论有意还是无意,他的镜头都会去关注当地的人。

“因为人物是活生生的现实,在写东西或者讲解图片的时候,他们是立得住的,依据和素材。”左凌仁说。但他自醒在拍摄的时候,还不够主动,不够深入,甚至不敏感。因为更多的时候,跟拍摄动物一样,他喜欢静静地在一旁听着、看着。

“原本山川,极命草木”,是中国植物学工作者的理念和精神,而左凌仁却将其改为“我本草木,极命山川”。他说,我们本来就是自然的一部分,拟作草木,是觉得应该平等相待野外的每一个生命,而极命山川则希望自己能够一辈子与自然为伴,享受它及万物带给我的生命享受。

这句话频繁出现在他的博客里,同时频繁出现的还有他的摄影作品。无论是对鸟兽神态的捕捉,还是对植物细节的表现,无论是野生动物、大地与天际的辽阔视野之作,还是对生活与自然生境里的人们的记录,无不透露着对自然世界的热爱与向往。这些美丽的照片背后,是左凌仁作为“旁观者”的沉着心境:欣赏自然之美,远观静守,默默守护。

◆星岛

1984年出生的成都大男孩巫嘉伟,有着1.92米的身高,常常惹人怀疑他是不是拥有异族血统。但是,这个高大的男孩却有着与其外表不太相符的爱好,喜欢逛花鸟猫狗市场。大学时,他更是主修林学,专研中国西南两栖爬行动物。现在,他已是成都观鸟会副理事长、西南山地影像工作室摄影师,热心倡导环保公益事业。

经常“光顾”花鸟市场的孩子

巫嘉伟的祖辈居住在成都西郊,那里的农村成为他自然意识的启蒙老师。上世纪80年代,成都的西郊还是一副田园牧歌的景象,河流、农田、树林、洼地仍然存在,尤其是村间河畔的几棵大树,成为巫嘉伟俯身观察鱼虾、蛙蟾,仰望飞鸟停歇的好地方。他把看到的、听到的记在心里,画在本上,成为他自然观察的早期记录。

长大了些,巫嘉伟就读于一个靠近成都鸟市的中学,又时常到成都著名的花鸟市场“青石桥”找老师补课,因此,花鸟市场成为他放学后时常“光顾”的场所。因为关注动物贸易,中学时,巫嘉伟自主开展了3年的成都市贸易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写信给四川省专业的动物学杂志编辑部。感动于他对野生动物的关注和热情,编辑部老师主动介绍小嘉伟与中科院以及四川大学动物学专家们认识,开启了他奇妙的野生动物王国之旅。

爱上两爬动物,专注野外调查

报考大学时,巫嘉伟主动选择了林业专业,希望以更专业的背景从事自己喜爱的动物学研究。

如愿以偿后,巫嘉伟如鱼得水,先后多次受邀参与国内外多所科研院所的野外调查工作,奔走于滇缅交界的独龙江、高黎贡山,滇老边境的西双版纳,以及四川的大凉山区、邛崃山等地,专注寻找神秘的两栖爬行动物。他观察记录了珍稀龟类——潘氏闭壳龟的繁殖行为,并对近年来发现的新物种——巴塘攀蜥进行再描述,讨论中国西南地区之宝兴树蛙分类等,这些内容都撰写成学术论文进行了正式发表。

这些与自然朝夕相处的经历,丰富了巫嘉伟的人生。除了两栖爬行动物,巫嘉伟还有一个兴趣爱好,那就是寻找和欣赏林间湖畔的野鸟。一个望远镜,一本野外观察手册,就能让他沉浸其中。他的摄影作品也常常为人称道,作品“好奇的勺鸟”和“小鹿”,曾荣获四川省第一届野生动物摄影训练营一等奖和二等奖。

守护家乡湿地的大男孩

平凡人·平凡事

有着如此才华和爱心的巫嘉伟,自然不满足于从个人层面欣赏鸟类。2004年,成都观鸟会成立,热心鸟类观察的巫嘉伟担任常务理事。后来,他又加入西南山地影像工作室,与一群有着共同兴趣爱好的年轻人,以西南地区为据点,展开自然摄影。

心忧环境,保护家乡湿地

多年的自然观察,让巫嘉伟对家乡的环境变迁产生了深深的忧虑。他意识到,保护已经迫在眉睫。2007年,他加入成都本土的一家关注农村社区与环境保护的非政府组织——成都康华社区发展中心,专心投入成都平原自然生态的保护,尤其关注逐渐消失的湿地。

云桥村地理位置特殊,徐堰河、柏木河、柏条河三大河流穿过,属成都市饮用水源地保护区。2008年,巫嘉伟和小伙伴们在云桥村发现了这块湿地,开始着手湿地生态系统的人工干预恢复项目,2011年项目正式开始。现在,云桥湿地的生态环境逐渐改善,不仅发挥着天然水质净化器的作用,也给当地的野生动物,如池鹭和青蛙等种群繁殖和生物多样性带来了益处。



母亲水窖



母亲水窖 开启美好生活

一切都是为了让他们喝上干净卫生的饮用水

14年 持之以恒
¥8.5亿 资金规模
240万 受益者

卢英德 (Indra K.Nooyi)

母亲水窖项目

首位国际公益大使

百事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中国环境报社 公益发布
北京绿色广告公司
母亲水窖项目捐赠电话:(010) 65103488